

读客·公务员读史丛书 017

读历史，更懂政治，修身治国平天下

曹操去世1791年来，曹操本人最服气的曹操全传

卑鄙的圣人 曹操

一件件讲透，曹操收拾三国群雄的卑鄙、奸诈、狠毒计谋；
一页页浸透，曹操体恤天下众生的柔情、仁义、圣人情怀。

第5部

以少胜多的千年经典
官渡之战



王晓磊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读客




卑鄙的圣人

曹操

第5部

曹操去世1791年来，曹操本人最服气的曹操全传

王晓磊 著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卑鄙的圣人：曹操. 第 5 部 / 王晓磊著. -- 南京：
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2.3

(读客公务员读史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5151-5

I . ①卑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中国历史 - 三国
时代 - 通俗读物 IV . ① K236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34511 号

书 名 卑鄙的圣人：曹操. 第 5 部

著 者 王晓磊

责任编辑 丁小卉

特约编辑 肖 飒 陈 波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，邮编：210009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18.75

字 数 300 千

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151-5
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

读客®“公务员读史”丛书

读历史，更懂政治，修身治国平天下

什么是读客“公务员读史”丛书？

中国官场，自古如一。你今天碰到的难题，大秦宰相李斯也碰到过；你昨天遇到的麻烦，晚清名臣曾国藩也遇到过；他们是怎么一一化解的？

在中国公务员群体中广泛流传的读客“公务员读史”丛书，讲述历代帝王将相跌宕起伏的传奇命运，重走他们飞黄腾达的仕途之路，收获他们老谋深算的官场智慧与技巧，常常让人在不经意间，茅塞顿开，于纷繁复杂的官场万象中，认出规律、方法和道路来，修身治国平天下。

认准读客“公务员读史”丛书——**读历史，更懂政治
修身治国平天下**

读客° 公务员读史

首批推出“晚清三大名臣发迹史”系列

《曾国藩发迹史》：剥开曾国藩的“光屁股升官法”

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年）的一天下午，38岁的曾国藩，为表清白，堵住政敌的恶言诽谤，当众把自己脱个精光，光着屁股走进银库清点现银，查清了国库亏空真相。此时已身居四品的曾国藩，一脱惊艳，赢得道光皇帝的空前信任，仕途踏上全新境界。

本书讲述的正是这前后12年，曾国藩仕途初期，九年内连升十级的谋略与细节；由于这段历史的相关史料一部分毁于战火，一部分被史书刻意回避，百余年来，一直讳莫如深。本书作者耗费15年心血，搜阅近千万字珍稀资料，第一次全面揭开曾国藩初入官场前12年，一路升迁的谋略与细节，将仕途上升期曾国藩独有的“光屁股精神”阐述得淋漓尽致，堪称一部升迁教科书。

《李鸿章发迹史》：讲述李鸿章“一直被弹劾，谁也扳不倒”的谋略与细节

从政40年，遭遇创纪录的800多次弹劾，有的是小人告密，有的是上司打压，有的是亲信背叛，有的是政敌陷害，有的是捕风捉影，有的是证据确凿，面对无数或明或暗的对手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，李鸿章永远稳如泰山，一直被弹劾，从未被扳倒；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上一坐25年，呼风唤雨，权倾天下。

李鸿章似乎拥有一种对时局和人心的预判能力，无论对手设下多么阴险而密不透风的陷阱，他总能从容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。在复杂险恶的政局中，他总能准确嗅出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人物，并让对方心甘情愿地成为自己的保护人。

本书为您全面揭开大清第一权臣李鸿章，40年稳如泰山的为官之道。读完本书，您将深谙李鸿章“一直被弹劾，谁都扳不倒”的从政谋略与细节。

《左宗棠发迹史》：老是得罪同僚的升官达人！

左宗棠是个一根筋，情商低，对同僚的反应缺乏判断力；又是个二愣子，认死理，喜欢跟人抬杠；偏偏还是个刀子嘴，口无遮拦，言语粗俗，动不动就破口大骂，犹如市井泼妇。

在他眼里，似乎没有谁是不能得罪的，就连提拔他的后台曾国藩都被他气得鼻歪嘴斜；偏偏就这么一个马大哈，40岁才进官场，一路树敌，一路升官，20年间官拜宰相，成为晚清第一重臣。

会办事，不会说话，这可能是左宗棠游走官场的致命缺陷，但也可能正是他秘而不宣的护身符。本书向您讲述左宗棠无视官场潜规则，在同僚的怒火中，一路升官的谋略与细节。

目录

- 第一章 曹操杀吕布 /1
- 第二章 曹操接收了吕布的赤兔和美人 /21
- 第三章 平定徐州，曹操和土豪称兄道弟 /49
- 第四章 郭嘉献上讨伐袁绍十胜论 /66
- 第五章 曹操封官安抚关中诸将/80
- 第六章 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 /96
- 第七章 暗箭难防，皇帝在背后阴了曹操 /114
- 第八章 贾诩说服张绣，和曹操化敌为友 /133
- 第九章 刘备造反，占据下邳自立门户 /150
- 第十章 曹操在皇宫展开大清洗运动 /166
- 第十一章 劝降关羽，曹营又多一员猛将 /185
- 第十二章 关羽斩颜良，诛文丑 /203
- 第十三章 官渡初交锋，
曹操袁绍陷入拉锯战 /218
- 第十四章 曹操发明重型投石兵车 /232
- 第十五章 夜袭乌巢，一举扭转战局 /251
- 第十六章 袁绍一溃千里，
曹操取得中原霸权 /272

第一章 曹操杀吕布



吕布遭擒

随着中原局势转变，北方大地突显出袁绍、曹操两大割据阵营。

袁绍拥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之地，兵马十余万，具备军事上的优势；曹操奉迎天子建立许都，掌握朝廷诏令，占有政治上的先机。两家虽因迁都问题而决裂，却都还被眼前艰巨的攻城战羁绊。

袁绍久攻易京公孙瓒而不下，曹操围困下邳^①吕布而难克，谁能先一步解决眼前战事，谁就能提前准备决战。

建安三年（公元198年）十二月，徐州下邳城已四面楚歌。为了攻克这座三层墙的坚城，曹操掘开城西泗、沂两条大河，将滚滚洪水引入了下邳城。

这天清晨，吕布手握方天画戟，斜倚在白门楼的女墙边，呼吸着冰冷的空气，神情疲惫满脸无奈。三个月的守城战打下来，他早就没了昔日的潇洒气魄，原本白皙俊美的脸爬满了冻伤与皱纹，蓝隐隐的眼睛蒙上了一层灰暗，眉毛、睫毛上结着晶莹的冰霜，紫黑的嘴唇因为抑郁和严寒迸出一道道干涸的龟裂，时而往外渗血……他早已不是那个所向披

^① 下邳（pī），在江苏省，古称邳国、下邳。下邳为商周时的都邑，春秋时宋襄公修造了城邑，秦时称下邳县。到了汉代，下邳曾为楚都，韩信为楚王时，就驻这里。东汉时置下邳国，管辖十七城，北到山东南部，南至安徽嘉山，西到江苏铜山，东到涟水。

靡的“飞将”了。

举目向城外望去，下邳以外方圆数里成了一片湖泊，水已有四五尺高了，虽到了冬季枯水期，但泗、沂两河的涓涓细流还是顺着渠道不停地灌过来。冰凉的河水淹没了沟壑、覆盖了草木、堵住了城门，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出现冰凌，四下一片死寂。而在这片湖泊的外围，还有黑压压的曹操大军。营连营寨连寨，旌旗似麦穗，枪戟如密林，把孤城死死困住。又是水淹又是兵困，连只老鼠都钻不出去。

吕布嗟叹一声，扭头又往城内看。城里的水也有两尺深了，但更为可怕的是，城里的水是死水。前两个月还能动员城中军民淘水自救，可时至隆冬河水已冰凉彻骨，不少兵士在这样的水中扑腾半日，出来再被寒风一吹，脚趾头都冻掉了！淘水一旦停下，死水就开始结冰。起初是在城墙的死角、空阔的街市，随着天气越来越冷，结冰的面积也越来越大，后来下邳内城俨然冻出一大片一大片的冰坨子。民房、复道、街市甚至县寺都被冻住了，军兵百姓只得转移到各个城楼上，在撒气漏风的帐篷里苦苦支撑。最危险的是下邳里面两道围城的城门还开着，长时间的浸泡和冰冻门板都翘了，想关都关不严实。城上的军兵百姓拥挤不堪，城下又没有大门做抵御，这意味着里面的两道城完全失效，曹军只要攻破外城，整个下邳就会陷落！

一切努力都已尝试，吕布实在想不出任何办法了，粮食所剩无几，下邳陷落只是时间问题。默然观望良久，他无奈地摇摇头，拄着方天画戟回转楼阁，一边走一边打量那些仍旧坚守的将士。日以继夜提心吊胆，熬得他们眼窝深陷，加之食不果腹天寒地冻，冷风袭来吹得他们直打晃。而在脚畔还有一大堆尸体，战死的、病死的、饿死的、冻死的，衣甲被剥去供活人御寒，赤条条的尸身堆在城垛边，冻得冰凉梆硬，等待充作抵御曹军的滚木礮石。还有几个兵抵不住寒冷，蹲在楼阁门口，一边搓着手，一边议论战事。

其中一人战战兢兢道：“你们听说过没有，当初曹操灭张超，张超老部下臧旻在东郡举兵援救，结果被袁绍大军围在城中，生生困了一年。最后粮食马匹都吃尽了就开始吃人，先吃死人后吃活人……”

倾听者无不惶恐，有人悚然道：“俺宁死也不吃人肉！”

“你不吃也好，到时候我们吃你。”也不知谁接了一句。

又有人接口道：“哼！吃人算什么？兖州闹蝗虫时我也吃过人肉哩！可这回不一样，咱叫曹操困住了，吃到最后也跟臧旻一样，城池陷

落都得死！”

“我可不想死……我家乡还有老娘呢……”

“俺也不想死，俺那婆娘在并州苦候十载。要是在这儿死了，她跟俺那娃可咋办呢？”

“别想了，兴许早跟别人跑了。”

还有人压低声音道：“反正城池早晚要破，与其等死不如逃出去投降呢！”

“对！咱当兵的又跟曹操没仇，他有账找吕布、陈宫算去！”

“晚啦……当初围城之时就该投降，现在曹操还能饶了咱们吗？左右不过是一死。”

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渐渐惶恐不安，忽一抬头，看见吕布正默默地站在旁边，都吓缩了舌头，这些话惑乱军心，按律是要杀头的。

哪知吕布只是摇头叹息，充耳不闻迈步进阁。他很清楚，杀了这几个人能管什么用？堵得住嘴巴堵不住心眼，不过枉害几条性命罢了。若按他的心思，战无可战逃无可逃早就该降，兴许曹操看在他当年刺董有功的分儿上能饶他一命。可陈宫、高顺誓要鱼死网破，吕布已经约束不住他们了……

他刚迈进门，忽听背后一阵喝骂：“他妈的！不好好守城，在这儿缩头取暖，若是曹兵涉水攻过来怎么办？该回哪儿给我回哪儿去！”吕布回头观看，见高顺正挥舞皮鞭狠抽那几个兵。诸兵丁被打得四散躲避，不得不拿起弓箭回到女墙边。

这时衣衫褴褛的陈宫也走上城来。经过三个月的抵抗，他的衣衫又脏又破，早已看不出本色，因为冻伤走起路一瘸一拐的，面如枯槁须发干黄，但眼中兀自戾气不减，张着嘶哑的嗓音道：“高将军，赶紧叫士兵把城门加固一下，木头都叫水泡糟了。”

高顺轻蔑地斜了他一眼：“寻我做什么？你直接传令好了。”时至今日他们还是不能化解兖州、并州两部的宿怨。

陈宫喉头咕咚了一下，无可奈何道：“宋宪、侯成这帮并州兄弟不听我的号令，还是劳烦您跑一趟吧。”

“莫说是你，昨天侯成还给我脸色看呢！”高顺转过身，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道，“再说这天寒地冻的，你叫他们怎么加固城门？饿着肚子还能在冰水里扑腾吗？”

陈宫叹了口气：“只要在城门上泼水就行了。天这么冷，泼上水城

门就冻住了。”

高顺一阵苦笑：“那管什么用？再过两月天气转暖，冰都会化开。到时候不光是城门，城墙这么一冻一化，地基也松动了……反正咱终究难逃一死……”说话间眼中露出一丝绝望。

陈宫摇摇头，坚定地望着高顺：“咱们尚有一线生机。曹操北边仍有大患，倘若袁绍消灭公孙瓒转而攻曹，下邳之围自解。咱们只需再坚持个把月，局势定有变化。”陈宫亲眼目睹了边让、袁忠、桓邵三人的惨死，自那时便决心誓死与曹操为敌，对形势利害研究得很透。

高顺不似陈宫看得长远，只是恼于陷阵营兄弟亡命沙场，抱定了同生共死之心，对任何预计都不奢望，只冷笑道：“哼！但愿如你所言吧……”抛下这句话提袍下城去了。陈宫哀叹一声，扭头恰与吕布四目相对。两人一般的无奈，都没说什么。

吕布脚步沉重走进楼阁。由于县寺遭水淹，他的家眷也已移居到这里，妻子女儿仆妇亲兵，连与他私通的秦宜禄的老婆杜氏也在其中。一千女眷哭哭啼啼，弄得吕布越发心绪烦乱。他颓然坐到妻妾中间，摩挲着眉毛上的冰凌。一旁的秦宜禄忙捧上碗水——秦宜禄倒不介意杜氏被吕布霸占，只要自己安然无恙，一顶绿头巾又压不死人！不过他早就预感到吕布终将败亡，曾暗地与刘备、关羽沟通，承诺把杜氏转献曹操，换取自己这条性命。可现在杜氏被吕布把得紧紧的，他即便能侥幸逃到曹营，献不出美人还是难求活命，所以只能等待时机。

吕布把水喝了，望着空空的碗底惨笑道：“也不知还能守几日。”

秦宜禄胁肩谄笑道：“曹贼不过一时得势，将军福大命大造化大，怕他何来？只要耗到老贼退兵，凭您的胯下马掌中戟，追上去杀他个片甲不留。”

天下多少英雄豪杰经不住马屁，吕布明知这是故意奉承，但心里还是踏实不少，眼珠一转，问道：“那糜氏可曾给我看守好？”糜氏乃刘备之妻、糜竺之妹，袭破小沛时被高顺俘获。

秦宜禄诺诺连声：“好着呢！我嘱咐过了，谁都别想动那婆娘一根毫毛。”

吕布放宽了心：“嗯。一定要好好照顾，绝不许任何人骚扰怠慢。”并州兵烧杀淫掠一向肆无忌惮，但吕布却严令保护糜氏。他存着城破之日乞活的念头，若是得罪了糜氏就跟刘备结了仇，关键时刻刘备在曹操面前说几句坏话，他很可能就人头不保了。

妻子严氏两眼垂泪呜咽不止，杜氏怀抱儿子阿苏低头不语。吕布张开双臂一左一右把她俩揽到怀里，在她们鬓边喃喃道：“美人莫怕，但得一日快活且得一日快活吧。待到城破之日，倘曹操不忘旧仇，我一死了之便是，绝不累你们受辱。”

秦宜禄心内好笑——这些话也就骗骗妇道人家，到时候岂还由得你做主？见吕布欲跟他老婆亲昵，秦宜禄这活王八赶紧转身，到阁外回避。哪知还未走到门口，就听外面传来一阵大乱。

“擒吕布啊……擒吕布啊……”

那喊叫越传越近越来越大，似乎呐喊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，其中夹杂着登城的脚步声。秦宜禄眼前一黑——曹军进城了！赶紧一溜烟躲到吕布身后。

吕布突闻乍变猛然跃起，抓起方天画戟奔至门外观望，但见城下一片宁静，冰水波澜不兴——不是曹军是兵变！只这一错愕间，已有十几个守城兵挺着刀枪、红着眼睛朝他杀来。吕布荡开掌中大戟用力一扫，立时斩飞两颗人头，口中怒喝道：“不掂量掂量斤两就敢作乱！何人煽动你们？高顺何在？陈宫何在？”其实这几个兵也不知何人发动兵变，甚至连作乱的兵都没看见，可他们早就不愿守下去了，因而一闻喊叫立刻加入，想要趁乱立功。眼见吕布立毙二人，两具没脑袋的腔子还在地上手刨脚蹬兀自喷血，剩下的人吓得腿都软了，不敢答话，抛下兵刃就逃，更有一人跃过女墙跳城自尽！

吕布惊魂未定，只觉喊声铺天盖地震耳欲聋，又自白门楼两端冲上无数兵丁，手持长枪大戟，神色狰狞汹涌而来。吕布之猛当真了得，掌中画戟左一抽右一扫，眨眼间就将十余人击倒在地；有人前仆后继，依旧命丧戟下；后面的再不敢靠近，慢慢围了个扇面，但手中兵刃依旧指向他。吕布虽震慑住众人，但心系妻妾安危，始终不敢离开阁门一步，横住大戟牢牢把门堵死。

“将军，此间胜败已定，莫要再作无谓的抵抗了。”兵丛中人影晃动，并州部将宋宪挤了过来，但也不敢近前，隔着两个兵与吕布说话。

“是你?!”吕布诧异地盯着他，“你跟随我十年了，为什么背信弃义？”

宋宪似有愧色，木讷良久才道：“就算是背信弃义……但兄弟们都疲惫至极，实在干不下去了。大家跟着您吃了这么多苦，难道等到城破之日，所有人陪您一起死吗？咱们……咱们投降曹公吧！”

“坚守不降不是我的主意！”吕布仓皇四顾，“陈宫！高顺！你们出来啊！”

“别嚷了……”另一个并州部将侯成冷笑着挤了过来，“那两个疯子已被拿住，就剩下将军你了。快快束手就擒吧！”

吕布脸庞肌肉抽动了两下，顿了片刻又强自微笑道：“擒了他们倒也不错，反正我早有归降之意。你们退下去，开城放曹兵进来，我绝不阻拦！”

“这可不行。”侯成摇摇头，“兵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，陈宫、高顺算什么东西？您才是一军主帅。不把您拿住，我们怎么向曹公请降？再说凭您的勇力，若趁乱杀入曹营，我们可得吃不了兜着走啊！”

宋宪颤抖着作揖道：“为了弟兄们，就让大伙把您捆上吧！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……”说到最后，语气中竟有呜咽之声。

吕布环视在场兵士，什么并州人、兖州人、徐州人皆在其列，这些素来不睦的部属这会儿却空前一致，所有人都巴望着拿他请降呢！他不由得一阵怆然，有心放手服绑——可一旦束手就擒那性质就变了！陈宫、高顺已被拿住，本来他可以自己领兵投降的，一旦服绑等于是兵变被擒，曹操处置的态度绝不会一样。想至此他越发攥紧了戟杆，厉声嚷道：“休想！要开城门只管开，大不了咱在这儿耗着，等曹公至此我自能分辩！”

闻听此言侯成也作了个揖：“您就疼疼弟兄们吧，乖乖服绑，别叫大伙费事啦。”

吕布不答话，把大戟猛然朝前一挺，眨眼间竟将侯成盔缨挑落，吓得众人节节后退，仓促间又有两人摔下城楼，惨叫声惊得人脊梁骨发凉。吕布一阵冷笑：“想擒我吗？拍拍胸口想一想，天底下哪个有擒我的本事？”众人面面相觑，无人敢向前一步——擒吕布是为了向曹操求活命，倘若因擒他反送了命，那就大大不值了。

见众人尽皆披靡，侯成、宋宪也低下了头，吕布颇感欣慰，刚要软语抚慰再作商量，就听背后阁内有人嚷道：“吕布！还不抛戟服绑，更待何时？”

吕布一惊，但不敢回头，横过大戟侧倚门框观瞧——秦宜禄手持一把钢刀，正架在严氏的脖子上！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吕布怒不可遏，“放下刀！”

“还是你放下吧！”秦宜禄见他欲要冲来，左手一把揪住严氏的发

髻，右手钢刀更往她咽喉处紧贴，严氏的脖子上已割出一道血痕。吕布素来牵挂女眷，见此情形再不敢向前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你这卑鄙小人，焉敢要挟于我？”

“末将也不愿行此下策，但是兄弟们等着拿您立功呢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可得向着大多数呐！”秦宜禄乐呵呵道。

“呸！”吕布悲愤交加，“刚才你还口口声声说我是……”

“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。”秦宜禄收起谄笑，露出一副无赖嘴脸，“大家好歹跟了您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您就真忍心叫大伙没个好下场？只要您把戟一丢，满天云雾散！日后我们端起饭碗来先感激您的恩德。再者曹公大名鼎鼎声威赫赫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也未必会把您如何。”秦宜禄翻脸比撒尿都快，还没归到曹营，先在人前说起谄媚话来了。杜氏在一旁早看得怒火中烧，放下孩子，向这个无耻的丈夫扑去。秦宜禄看都不看，一脚把她踢倒在地，冷笑道：“我的妻啊，你可别找不痛快，为夫我这条命还指望你帮忙保全呢！真把我逼到绝路上，我连你一块杀！”

严氏被刀挟制着，吱吱呜呜骂道：“你这寡廉少耻的畜……”

秦宜禄不待她骂完，一措掌中刀，又在严氏脖子上划了道小口子，恶狠狠瞅着吕布：“快快服绑！要不然我把她们都宰了！”

吕布望着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，霎时间心念一颤，手中画戟“哐啷”一声落地，仰面长叹道：“大丈夫生于世间，岂可累女子为自己受难！”这话既是感叹又是羞臊秦宜禄。可他明明已经抛戟，众军兵竟无一人敢过去上绑。还是秦宜禄乍着胆子喊了一声：“还不绑他！等什么呢？”

这一言提醒了大伙，众人一拥而上，靠前的十余人手里掐、膀子夹将其拿住。吕布决意服绑并不挣扎，但诸人心有畏惧互相比较劲，一旦拿住谁都不敢再撒手，你一把我一把，忙活半天竟绑他不上。可真是人多打瞎乱，众人七手八脚将他推搡到外面女墙上，这才勉强把绳索套到他脖子上。吕布伏在女墙上，看着自己的大旗被抛到城下，耳轮中尽是军兵向对面敌人的呼喊声：“擒住吕布了……我们投降……我们投降曹公啦……”他虽自愿服绑，但却不想死，也跟着拼命嚷道：“吕布归降！是我率众归降自愿服绑！你们不要喊错了！”

虎死不如鼠，已经绑了谁还听他的，诸人兀自喝喊自己的功劳，没人在乎这个片刻之前还被敬若神明的主子。吕布突见眼前寒光一闪，有

件兵刃嗖地自城头抛下——竟是他的方天画戟！

吕布欲要伸手抓住，但觉双臂已被缚动弹不得。眼睁睁瞧着那震慑过无数疆场、取过无数人性命的老伙计“扑通”一声沉入水中，激起一道道涟漪向远方静静散去……



清算恩仇

下邳外郭大门已被浸泡变形，投降的士兵拉都拉不开，最后大家乱刀齐下把这两扇糟木头劈了，这才勉强挤出城来。宋宪、侯成骑着马，兵士押解吕布、陈宫、高顺、魏种、毕湛等前往曹营请降。骁勇盖世的吕布如今可受了罪，被扯去冠戴铠甲绑得似粽子一般，披头散发跌跌撞撞在水里扑腾着；秦宜禄紧随其后得意扬扬，手握皮鞭不住地抽打催促——当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！

这伙人拖拖拉拉未离水坑，便闻战鼓声声画角齐鸣，二百虎豹骑冲出连营迎至水边，一字长蛇阵列开，个个都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，肋下佩剑肩背弓囊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。

“站住！”兵丛中闪出督帅曹纯，横眉立目呵斥道，“王师营屯不得擅闯！”

下邳降兵哪敢靠前，宋宪、侯成也只得自马上跳到水坑里，抱拳拱手忍气吞声：“末将等擒获反贼吕布，特来请降。方才在城上已劳烦斥候禀报过了。”

“是我自愿投诚的！”吕布赶紧分辩。

曹纯哪管这么多，板着脸孔道：“来者尽数解去兵刃，一干降将罪将随我往中军大营听候发落，兵丁暂在营外暂驻，不得随意走动。”说罢将马鞭一扬，虎豹骑二龙出水分列两旁，闪出一条人胡同。

宋宪等生怕发生误会，早就命兵士把军刃抛在城中，这会儿听了曹纯的话，索性把佩剑也解了丢到岸边，带领亲兵拖泥带水爬出来，架着一千俘虏随曹纯往里走；其他降卒随后也推推搡搡出了水坑，在虎豹骑监督下席地而坐，一声不敢出。吕布被秦宜禄等人押着，踉踉跄跄走在最前面，但见曹军连营一座连一座，每过一门都有将官把守，数不清的曹兵挤到辕门看热闹，一边看一边指手画脚议论纷纷：

“那厮就是吕布吗？我都认不出来了……”

“呸！这禽兽杀了咱们多少人，没想到也有今天吧！”

“什么飞将军啊？我看也算不得什么，咱过去给他个耳光，看他敢还手不？”

“赤兔马呢？方天画戟呢？原先那威风呢？耷拉脑袋了吧！”

“这鸟人还活什么劲儿呀！自己抹脖子不就完了嘛……”

吕布垂着脑袋，任长发遮住脸孔。昔日沙场上横冲直闯八面威风，如今却被一帮小卒指指点点恣意嘲笑，他实在是没脸孔见人了。但他还不想死，他还不老、还有娇妻爱女，最后一丝求生的欲望怂恿着他背负屈辱往前走。

有的曹兵欺负人，随手抓起石头掷过来，生生打在他脑袋上，他低头瞧路也不躲避。曹纯见状连忙斥责，这才把看热闹的人赶散。

也不知行了多久，曹纯突然翻身下马。吕布甩甩头发抬头一看，但见栅栏严密鹿角层层，辕门突门错落有致，角楼箭檣布置得法，十步一岗五步一哨——好一座中军大营！辕门敞开着，东面有参谋文士列班而立，西边是将校督率铠甲分明，两旁甲士执戟而立，当中搭着一丈高四丈宽的玄布大帐，左有天使白旄，右有掌军金钺，帐前立着汉军大纛，另有一面金边金线的黑旗，上绣着“司空行车骑将军曹”八个大字。

吕布还未顾得上看别处，就觉背后一震，已被士兵推了进去。他睁着迷离的眼睛左顾右盼，曹营文武傲然而立全不拿正眼瞧他。跑过两个虎豹卫士换了降卒驾着他往前走，两边人影尽皆一闪而过，恍惚见关羽、张飞、陈矫、徐宣、孙乾、简雍等熟面孔皆在其中，刘备、陈登更是位列西首最前面，忽听耳畔一声断喝：“吕布竖子也有今天！我恨不得食尔肉饮尔血！”他强自挣扎着扭头观瞧，见有个相貌俊雅的小将二目圆睁、咬牙切齿——乃是兖州宿将李典。

吕布忐忑难安，昔日袭取兖州，先杀李乾后伤李进，与那李氏豪强结下大仇，这小子不撞掇曹操杀自己报仇雪恨才怪呢！随即想到，又岂止一个李典，这营里不知有多少人曾吃过自己的亏，今日若得活命看来并不简单。

两个兵架着他绕过纛旗按倒在地，曹纯进中军帐通禀。少时间见帐中缓缓步出一人。此人身量不过六尺左右，头戴铁梁冲天冠，身穿红缎锦绣深服，外罩灰白狐腋裘，腰横玉带，足蹬云履，挂绛紫色长穗绶带；再往面上观瞧，此人四十多岁，白净脸膛微有皱纹，三绺髯略有几根泛白，龙眉凤目眼光犀利，瘪鼻厚唇稍带败相，但眉上那红猩猩一点

朱砂痣格外醒目——来者不是曹孟德又是谁？

“属下参见曹公！”满营文武一并躬身施礼，那气势令人振聋发聩，吕布强打精神也跟着喊道：“罪将参见曹公……”

曹操根本没搭理，向曹纯吩咐道：“下邳城已克，速速派兵阻塞泗、沂二河，莫再伤及城中百姓。”

“诺！”曹纯领令而去。

吕布见曹操神色冷漠，便梗着脖子把发髻往脑后一甩，挤出一丝笑容，假惺惺关切道：“明公可比昔日清瘦多了。”昔日他在董卓的酒宴上向曹操敬过酒，濮阳城对战时曾把满面灰土的曹操误认为普通将校，下邳被围也曾城上城下喊过话，两人也可算是老相识了。

曹操听吕布一张口便跟自己套近乎，轻蔑地笑了笑，招呼军兵搬来机凳摆在帐门口。左有王必捧着功劳簿，右有许褚攥着虎头矛，二人趋身搀扶其坐下，过了好一会儿曹操才搭茬道：“老夫是瘦了……只因擒不到你吕奉先，愁得我寝食难安，岂能不瘦啊？”

吕布明知曹操这话是讥讽，却不敢反驳，顺情讪笑道：“明公何须愁苦？其实在下早有归顺之意。昔日管仲箭射齐桓公钩带，桓公继位反用其为相，自此称霸诸侯无敌天下。今日在下既为明公所获，自当竭股肱之力，您以为如何呀？”

“自比管仲，好大的口气啊！”曹操听他这样说，不禁失笑，“你道早有归顺之意，为何负隅顽抗直至此刻才降？兖州之乱几丧吾命，那也是你献的股肱之力吗？”

吕布连忙辩解：“兖州之叛乃陈宫、张邈等所为，也是在下一时不察，误以为张孟卓是个谦谦君子，因而辞别张杨提兵东入。后明公归来，陈宫屡次挑拨，我骑虎难下才斗胆触犯明公虎威。此事至今想来还颇为悔恨呐！”这话半真半假，陈宫、张邈虽是罪魁祸首，但他也曾绞尽脑汁推波助澜，至于他说至今悔恨倒是大实话。

曹操听他推卸责任，手捻胡须又道：“兖州之事暂且不论，你既到徐州依附玄德，为何又串通袁术突袭其后，抢了徐州地盘？”

“此事不怪末将！”吕布连眼睛都没眨一下，“陶谦旧部丹阳兵谋叛，是他们的统帅许耽引我入下邳的。在下不过权领一时，后来派人把刘使君接回来了。在下也曾以徐州相让，刘使君不肯接受才移到小沛屯驻。”下邳之乱的祸首许耽已在彭城战死，吕布这番话死无对证。他接回刘备是为了联手牵制袁术，至于让还徐州不过假惺惺的表演，刘备当

然不敢接受。不过娓娓道来丝丝入扣，倒也难以诟病。

曹操自然明白其中症结，也不再追究此事，又道：“也算你有理。但是既把玄德迎到小沛，为何两番相袭又虏人妻女？”

“都是陈宫挑拨离间所致！”两袭小沛都是刘备挑衅在先，可如今人家已属曹营，吕布自不敢得罪。他料定曹操不会宽恕叛徒陈宫，便把所有责任都往陈宫身上推，“在下视刘使君如兄弟，陈宫那好乱小人却时有加害之心。至于明公所言虏人妻女，在下实在不敢！两次攻克小沛，使君遗弃妻女而去，我都命军兵保护起来，起居饮食皆由婢女伺候，未有丝毫怠慢。”

闻听此言曹操不禁瞥了刘备一眼，见这个素来举止潇洒神采奕奕的豫州牧低着脑袋，脸上闪过一阵羞红。吕布也看见了，怕刘备恼羞成怒，赶紧另拣好听的说：“在下虽袭了小沛，但是刘使君因祸得福，投到明公麾下，自此如鱼得水忠心报国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。”

“好事？哈哈……”曹操仰天大笑，“既然归附朝廷是好事，那你为何调兵阻我于彭城？又为何在下邳顽抗三个月？”

吕布张嘴就来：“非是在下不降，乃是陈宫不识时务！这三个月里城中一应事务都是陈宫、高……”他知道曹操爱惜武将，高顺八成也会被其收录，现在要把高顺招出来，日后同在曹营效力关系可就不好处了，因而马上改口，“都是陈宫搞的鬼……在下素有效力朝廷之志，也曾刺死董卓征讨袁术，这些您都知道啊！”

吕布将所有罪责推了个干干净净，仿佛他自己始终忠于大汉，一点儿错都没有。曹操又好气又好笑，提高嗓门讥讽道：“奉先啊，能编出这一堆鬼话也真够难为你了！”

此言一出，众文武笑得前仰后合。吕布左看看右看看，倏然收住笑容，傲然正色道：“明公不信末将之言？”

“你吕奉先的话，只怕天底下无人能信了。”曹操语带讥嘲。

“那明公可信末将之勇？”

“嗯?!”曹操一怔。吕布直起身子，眼睛直勾勾看着他，语气不似方才那般圆润了：“天下割据汹汹，许都立足未稳，四方狼烟尚待戡平。明公运筹帷幄用兵如神，末将能征惯战纵横沙场。倘明公为帅、末将为先锋，必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，何虑天下不平？到那时莫说是张绣、袁术之流，就是袁绍、刘表又有何惧哉？”

“胡说八道！袁本初、刘景升都是咱大汉臣宰，老夫岂能与他们